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510

不甘平凡的“浪荡子”——阿尔蒂尔·兰波及其诗歌当中的“反叛”元素

许 昌^{1,2}

(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² 巴黎索邦大学, 法国, 巴黎 310029)

摘要: 阿尔蒂尔·兰波 (1854-1891) 在文学长河中的“浪荡”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作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他有着不肯固步自封、不愿向传统低头的反叛精神。他鄙视一些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的行为与创作, 并希望通过他的诗歌与切身行动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通过从兰波的“逃离情怀”、诗歌相比于传统的“创新性”等方面入手, 兰波这位伟大诗人的人生及其诗歌创作中的“反叛”元素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解读。

关键词: 兰波; 反叛; 不羁; 人生; 诗歌创作

引 言

宛若一颗流星划过群星斑斓的夜空, 兰波用他短短的 37 年人生为法国乃至世界文学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作为 19 世纪象征主义流派诗歌代表人物的兰波, 其影响力早已波及诸如超现实主义的其它文学流派, 他人生及其创作中的“反叛”色彩在反传统文学的画卷中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痕迹。出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他自幼聪颖过人, 并深受老师们的赏识。一方面, 1870 年的普法战争时期, 他曾几度离家出走, 并通过一系列的书信往来和他的老师阐明自己“流浪”情怀的原因。最后, 他选择“逃离”自己的家乡: 沙勒维尔, 前往原始、人迹罕至却又自然真实的非洲大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这种极度个性的反叛之举值得我们去深思。此外, 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他不局限于把自己框在“象征主义”的流派之内, 而是更多地在诗歌中去充当一个“通灵者”的角色。作为波德莱尔的完美继承者, 他富有想象力的诗歌当中融合了诸多的感官体验,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与读者内心交织在一块的独特的阅读体验让其与传统的诗歌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匠心独具的诗歌创作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的另一方面。

一、不愿被束缚的“骄子”: 兰波人生中的“逃离”情怀

兰波的“逃离”情怀早在兰波青少年时期就已形成, 作为一个早熟的天才, 兰波从小就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同龄人的叛逆感。他不“安分守己”, 很早就对家乡以外的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兰波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性格, 一方面是天性使然, 另一方面也和他的家庭情况密不可分: 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兰波, 从小的家庭生活过得并不算十分幸福, 父母关系不和睦, 经常因为一些琐碎的事而争吵, 父亲因此而离家出走, 抛下了年幼的兰波与家庭, 父亲走后, 母亲变得专横霸道, 由此严厉而又缺乏温情的母亲陪伴着兰波走完了人生中最关键的童年时期, 这样一种形象的母亲的陪伴让兰波觉得窒息与压抑……这样的童年经历无疑给兰波往后反叛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终于青春期的到来让悸动、焦躁不安的兰波因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环境而彻底爆发, 此时的他只渴望能尽早“逃离”这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地方与环境。在《感觉》这首诗中, 兰波曾明确表明了自己渴望自由, 想要逃离的心愿:

项目基金: 2024 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后现代主义视角下欧仁·尤涅斯库戏剧作品中的“反美学”因子探析 (项目编号: 24GWCXXM-052);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408440417);

作者简介: 许昌 (1995-), 男, 汉族, 湖南长沙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巴黎索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等。

夏日蓝色的傍晚，我将踏上小径，
拨开尖尖麦芒，穿越青青草地：
梦想家，我从脚底感受到梦的清晰。
我的光头上，凉风习习。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
无尽的爱却涌入我的灵魂，
我将远去，到很远的地方，就像波西米亚人，
与自然相伴——快乐得如身边有位女郎。²

我们可以从时态与意象两个方面来对兰波的“逃离”精神进行解读。在法语原版诗歌中，作者采用的是将来时态，这表达了兰波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他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通过诗语记录了下来，并赋予其生命力，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具体而又生动的画面。诗人仿佛遇见了自己的未来，那田园牧歌似的生活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他想与大自然作伴，过着像波西米亚人一般无忧无虑的生活。面对美好事物的吸引，诗人仿佛已听到召唤，时刻准备着出发。兰波对于大自然仿佛天生就具有一种好感，他认为他“流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回到自然、从而回归到一种思想与肉体上的纯粹状态：尖尖的麦芒搔动着他的身躯，青青的草地承载着他的自由灵魂与对未来无限的渴望，梦想与现实不同，因为前者是不需要言传的，此时的内心只需要做到完全接纳这份美妙就好，因为灵魂正等着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也会发现，兰波的生活年代正好处于波西米亚思潮的黄金时期，在波西米亚人身上承载着那个时期所有有着浪荡子情怀的一批文艺青年渴望流浪、渴望逃离现世生活的强烈感情。而兰波则是这类人的最佳代表之一，他鄙视资产阶级，对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感到措手不及，内心的排外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积聚了下来。兰波的离经叛道、放浪形骸让他在中学时代就引起了足够的关注。他曾经三次通过逃票乘火车逃出沙勒维尔，却被老师和家人“捉回”。

终于在1871年，他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并前往巴黎去寻找他的“理想国”。在那儿，他认识了很多文艺界的上层名流，并结交了当时颇有盛名的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此后，他与魏尔伦的相恋则更加印证了他骨子里所蕴涵的反叛精神。在当时看来，同性之间的恋情是不可思议的，甚至都会被打上“变态”的称号，但是他们俩却又无反顾地在了一起。当时巴黎上层阶层的文人都以他们为耻，并想法设法地排挤他们，但兰波却不以为然，丝毫未受影响，相反，他选择去鄙视这些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的文人墨客。相爱的兰波与魏尔伦互诉情意，混迹于肮脏的小酒馆，写着露骨的情诗.....

几年之后，他所做的一件事又让所有人为之汗颜，那就是他选择彻底放下诗歌并离开法国本土前往遥远而又神秘的非洲大陆，去追寻内心向往已久的“非洲梦”。作为本世纪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的兰波竟然在自己人生最为辉煌灿烂，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在创作领域的天赋，并与诗歌彻底决裂。这样子的行为想必在整个法国文学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像这种大胆的决定如果没有内心强大的反叛意识来作为支撑，一般人无法做到。在非洲，兰波曾和骆驼商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之后又开始了武器贸易...在非洲大地的各处都留下了这位曾经耀眼的诗人的脚印，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不曾退缩，以至于后来身体健康出现异样，他也不选择离开，而是继续待在非洲这个让他心旷神怡的地方。

兰波曾说过：“生活在别处”，他恰好也是这样去实践的。他是如此不甘于被恶意的平庸生活所围困，以致于他要不断地出发，去“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当中”去。³在兰波的身上仿佛有种“执念”，他对现世生活中的一种看似虚无缥缈却又十分纯粹的东西特别着迷，并为此付出了一生，在他的《永恒》中，兰波曾写道：“终于找到了！/什么？永恒。那是苍海，融入太阳。”⁴他的执念铸就了他的反叛，他的反叛又反过来加深了他的执念。总之，兰波的一生都是在“反叛”中度过的，他用他的行动为我们展示了他的“逃离”意识与不屈从于现实的反抗精神。

二、“反传统”的样式：兰波诗歌中的“创新”因子

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诗歌格式的创新上，这是对绝对的现代性的展现。传统的诗歌多采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格式，而兰波诗歌中的十四行诗大多采用彼特拉克的格式，即4433的结构。但是兰波又不完全满足于传统的样式，以代表作：《元音》为例，兰波在彼特拉克诗体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即将本诗在音韵上调整为“ABBABAABFFDCDC”的结构。首先在音韵上，一方面变化性增强了，另一方面音

²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

³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作品全集》，王以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241。

⁴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诗全集》，葛雷，梁栋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210。

律感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样的创新让这首诗歌从头至尾都显得流畅自如，宛如一首动听的乐曲。通常而言十四行诗体多用于一些情诗的创作，这些情诗累赘繁琐，显得毫无新意。但是这种诗体在兰波的笔下却活了起来，我们看到了兰波的新意，他仿佛就像一名文字炼金师，这种最为传统的诗歌格式在他诗语的陪衬下亦成了其表达自己反叛诗歌创作观念的工具。

其次，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体现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无限而又磅礴的想象力之上。在兰波看来，在一些看似没有任何联系的事物中间都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系，只是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去感受它。在《元音》中，看似毫无生机的字母却和视觉感官建立了一种联系。兰波眼中的字母竟然活了起来，变得五彩缤纷：“A 黑、E 白、I 红、U 绿、O 蓝：元音们，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秘密的起源……”⁵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这些字母怎么会和颜色有关联，但将元音字母与颜色串联起来的正是隐藏在兰波灵魂里的一套庞大的象征主义体系。事实上，兰波选择这些元音来探析其中的象征意义是别有用意的。我们知道，相较于辅音，元音在一个单词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离开了元音，语言的音律感将会消失，此时的语言将变得不再动听，而语言通达交流的功用也将会消失。元音字母在“想象力”的指引下，穿梭于兰波的时空观之中，这些元音字母仿佛插上了隐形的翅膀，闪烁在读者的眼前，形成一幅难以置信的画面：字母 A 化作了围绕阴暗的海岸嗡嗡乱飞的浑身散发着恶臭的蝇虫；E 则成了纯粹与圣洁的代表，仿若白色的小花在雾气中微微颤动；I 披上了一层红袍，在怒火中忏悔与微笑；U 成为了神秘的化身，隐匿着勤奋的和平；而 O 则是紫蓝色的，如天使般静默却又如号角般刺耳锐利……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幅迷狂式的图景超越了我们生存的现实环境，兰波用他“磅礴”的想象力为我们开辟一个不一样的新世界。

再之，兰波诗歌中的“创新性”与其中强大的“反叛性”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们怎么去追溯兰波诗歌中所蕴涵的“反叛性”呢？一方面，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会发现兰波所处的时代正好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正处于极度动荡时期，封建政府与资产阶级政权轮番交替，这让一些的文人的思维也变得极度活跃起来，旧的思想与古典的文学范式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文人墨客的需要，并成为其抒发己见的工具了。另一方面理性思潮在文坛上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旧的文化体系在受到质疑的同时，在艺术家们灵魂深处，一种恐慌与叛逆的情绪在酝酿着。

另一方面，关于尼采的“超人哲学”对于兰波及其诗歌中的反叛性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亦是值得我们去商榷的。兰波用他的人生给我们塑造的形象无疑是反叛与抗争的，这种形象与尼采的“超人形象”不谋而合：反宗教、反科学、渴望找寻远古以来就已失去的自由。兰波急于打开被时代所禁锢的枷锁，并逐步实现对于自身与所处时代的超越。在《地狱一季》中，兰波的“反叛”意识显得尤为明显：“我闻到了异端的焦味，确实无疑。”“地狱不能控告异教徒。”“往后，下地狱将变成一种更深的乐趣。”⁶面对火刑的威胁，诗人不为所动，并做好了觉悟，连最可怕的地狱之刑在诗人眼中却成为了一种乐趣，这是由“反抗”与“叛逆”所带来的乐趣，乐趣与激情在此时掩盖了恐惧与焦虑…这短短的几句诗凝聚着诗人诗歌中的反叛意识，十分具有代表性。在这个时代，诗人是一个流浪者，他的思想漂泊而无定所，不受宗教的制约，也不屑于尊崇传统给其设定的条条框框，相反，他信奉着自己的人生信条并从未动摇，他坚信着总有一天自己将会达到自己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再来谈谈兰波的名作：《醉舟》，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颠覆传统感官的视听盛宴，他新的诗歌创作理念在本诗中一览无余。在《醉舟》中，诗人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感官错乱的感受。颜色在本诗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彩色的支柱”、“甜蜜的绿波”、“蓝色的酒迹”、“乳白色的吞没青天”、“白鸽”、“紫色的凝滞的低垂的太阳”、“绿色的夜晚”、“黄蓝相间的欢腾”、“青绿色的马群”、“银白色的阳光”、“棕色海湾”、“金色的鱼”、“黄色吸盘”、“金黄色的眼睛”、“紫色的轻雾”、“淡红色的空际”、“碧蓝色的鼻涕”…首先，全诗大量地出现了关于颜色描绘的运用，这为我们塑造了一副色彩缤纷的画面。其次，逻辑的跳跃性与随机性亦成为了本诗的另一大亮点。想象力则在传递嗅觉、听觉与视觉之间冲突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诗人笔下的意象囊括万物，这些意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但又区分于通常意义上所存在的意象。在兰波的描绘下，每一个意象都显得独具特色，比如说，兰波在《醉舟》中将海浪比作“碧蓝色的鼻涕”，乍一看，这样的比拟似乎有些恶心，但兰波恰好是选用了一种传统诗人一般所不会用到的描绘方式去解读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再常见不过的意象，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我们会发觉，想象力是一切能力的皇后。而在以兰波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笔下的意象则披上了卓越“想象力”的外衣，变得闪闪发光，我们需要突破这层光芒去感受其中所隐含的精华。

⁵ 飞白：《世界诗库：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343。

⁶ 飞白：《世界诗库：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194。

以波德莱尔和兰波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所认为的在诗歌创作中最为核心理念就是：“déchiffrer les signes”即对意象的“解码”。兰波笔下的意象在色彩的映衬下仿佛会随着阳光的渐弱渐强而散射开来，从而进入到读者的味蕾与鼻腔，与视觉一道形成共鸣。碧绿色的大海在兰波的描绘之下却成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读者在这种美好与混乱中感受着兰波想象力的癫狂，可大脑在一片混沌之中逐渐变得明晰起来...这些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因为我们对于诗歌阅读的体验不会再随着诗人的文字而愈发清晰，相反，一种错乱迷离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新意、一种不同于传统诗歌所带来的阅读感受。

结 语

同为象征主义代表作家的马拉美曾这样评价兰波：“他像一颗流星，倏然出现，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光源，他的出现也是他的泯灭。但确定无疑，他一旦出现，就将永存...”⁷兰波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对诗歌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兰波用他“反叛”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象征主义诗歌背后的无限“潜力”与强大的“精神号召力”。一方面，“兰波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鼓起勇气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去追寻精神上的洒脱与自由，另一方面，作为“反抗”的产物的兰波诗歌，散发着反理性的“光”与“热”，给法国乃至世界诗歌的长河注入了一股清泉。

参考文献：

- Bonnefoy. L'innachevable: Entretiens sur la poésie (1990-2010). Paris: Albin Michel, 2010.
 Baronian J. Dictionnaire Rimbaud, coll. Bouquins.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4.
 Delattre L. Le Déséquilibre mental d'Arthur Rimbaud (1854-1891). Paris : Librairie le François, 1928.
 傅华.《谱系、形象与病的隐喻——当代诗歌对兰波的接受与过滤》. 当代文坛, 2014 (01): 102-106.
 林晓筱.《愚人船上的渡客——兰波和吉姆·莫里森》. 书城, 2014 (01): 87-94.
 乔琦.《形式反叛、自由精神与诗性功能——理解李国辉〈风行〉杂志与象征主义自由诗的三个关键词》. 台州学院学报, 2023, (04): 80-83.
 尚笑, 郑丽娜.《盗火:兰波诗歌创作中的反叛意识与自由精神》.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02): 92-95.
 于晓蕾.《兰波与革命》. 博士学位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 2013.
 王梦笛.《张炜与兰波作品中的神秘因素比较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2023.

A Vagrant unreconciled to the Ordinary ---Arthur Rimbaud and the Elements of rebellion in his Poems

XU Chang^{1,2}

¹Faculty of European Languages & Cultur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²Center of Frenc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Sorbonne University, Paris

Abstract : The image of a vagrant for Arthur Rimbaud (1854-1891) has been craved deep in many people's hear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modern and 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Rimbaud possesses a spirit of not standing still and not being willing to be resigned to the tradition. He looks down upon the standard and prescribed creation of literature, on the contrary, Rimbaud wishes to express h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by his poems and action. To start with some aspects like “the feelings of escaping” of Rimbaud and “the creativity of Rimbaud's poems in compara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ones”, the legendary life of Rimbaud and the elements of rebellion in his poems can be explained in a profounder way.

Keywords : Arthur Rimbaud ; rebellion ; vagrant ; life ; creations of poems.

⁷ [法] 阿尔蒂尔·兰波.《兰波诗全集》. 葛雷, 梁栋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8, 287.